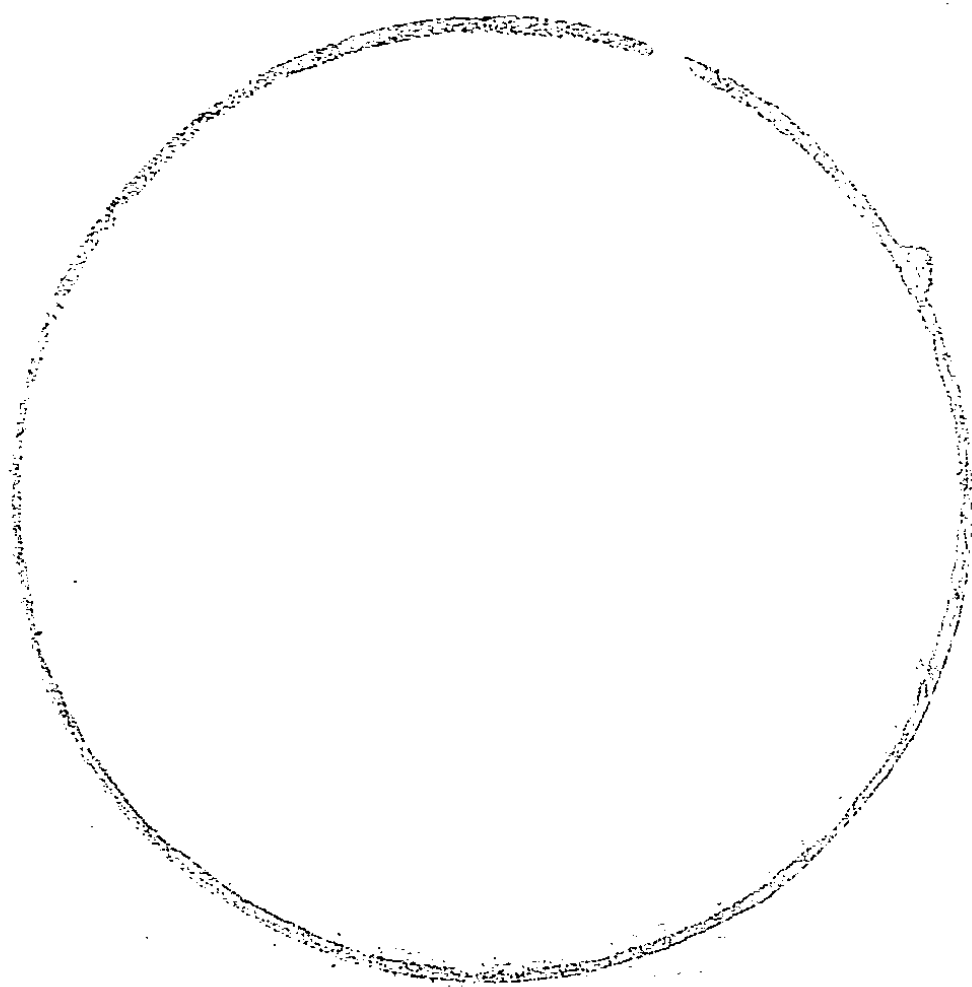


新編

新編



方 豪 著

紅 樓 夢 新 考

獨立出版社印行

紅樓夢新考

(初稿)

方

——從研究書中外國物品所得之結論——

(一) 引言

民國三十年秋，余來浙江大學授十七八世紀中外文化交通史，因略及紅樓夢中之外國物品。不意興趣所至，半年間，積稿盈帙，同事與學生，多有索閱者，並應文學研究會及史地學會之約，公開演講二次。余讀紅樓夢不及三遍，且走馬看花，草草翻閱，殊不敢高談「紅學」也。

自來為紅樓夢考證者，主要者有下列三說：一以賈寶玉為清世祖，以林黛玉為董鄂妃（王夢阮沈瓶菴紅樓夢索隱）；一以寶玉為納蘭性德，黛玉乃性德之妻（陳康祺愈樵）；一以寶玉為曹雪芹（胡適紅樓夢考證）。曹雪芹為寶玉一說，最為時人所信服。顧余未草此文之先，即認為雪芹不過憑其先人之筆記及家中之傳說，為之剪裁穿插而已。原書第一回記此甚明，曰：「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

又歷史考古之原則，凡屬傳說，非證其出於偽造或誤傳，必時間上發生愈早者亦愈可信。董小宛為董妃之說固不足信，然黛玉為董妃寶玉為順治之說，產生既早，吾人在本

證實其爲後人傳會以前，至少亦當姑以其說爲可靠也。自來駁寶玉爲順治之說者，咸以順治帝並未出家爲惟一理由。然據陳援菴先生近年研究之結果，（見所著湯若望與木陳忞，鐵輔仁學誌第七卷第一第二合期；又語錄與順治宮廷，鐵輔仁學誌第八卷第一期）知順治確因對董妃熱戀而結誓，又以董妃之早卒而哀傷逾恆，因而由蔣溪森和尚爲之削髮。雖其後又因玉林和尚之勸而重復鬻髮，但順治出家之念，削髮前後，固無時不縈繫於懷也。陳先生曰：「謂順治爲出家未詳則可，謂其無出家之意，無出家之事則不可。」順治與董妃是否即寶玉與黛玉，陳先生不言，而余則確信其有一部份真實性也。

以上爲余未草此文前，對紅樓夢本事之看法。

雖然，紅樓夢大手筆也；凡偉大之文藝作品，其情節往往風詭雲譎，無從捉摸，然仍必有二點可資探索：一爲世界之小說傑作，必含有一部份之自傳性質；一爲任何之天才作家，決不能完全脫離環境之影響與限制，故吾人欲求知某小說之背景，雖不應刻期求創，牽強附會，但亦非絕對不可知者。求索之道，莫若注意其書中之細微情節，以其易於爲作者所忽略，而於不知不覺間透露消息也。故欲尋紅樓夢之線索，若能在書中之外國物品上著眼，追求其在何時傳入？自何地傳入？由何人傳入？應爲何等人家所能享有？亦不失爲爲研究之一法，而書中之本事，亦可推知其大概也。

以余研究紅樓夢外國物品之結果，乃益信余第一種看法爲不誤。

曹雪芹有刪潤之功，惟書中資料則應爲其先人所遺。蓋據胡適之先生考證，雪芹卒於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即公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三日，假定其死時爲四十五歲，則雪芹當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如此，則雪芹之修改紅樓夢必在乾隆後。清宗室永忠戊子初稿，乾隆三十三年有弔曹雪芹詩三首，曰：「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成七截三首」。瑤華評云：「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而永忠丁亥悼亡詩，有云：「……墨翁愛讀情詩……情豈有過此者耶？因出奉閱。……」丁亥爲乾隆三十五年，即雪芹卒後五年，是時紅樓夢尙祇有傳本，但據華謂：「余聞之久矣」，可見在曹雪芹生前，紅樓夢已負大名。惟乾隆時，無論在朝廷，在民間，外國物品已司空見慣，至少有若干物品，不應如書中所描寫之爲罕見，而順治時，則宮中之外國物品，亦不能如紅樓夢所記之多，故以外國物品論，則紅樓夢最適宜之時代，應爲康熙朝，亦即曹雪芹及曹寅任江寧與蘇州織造時也。（詳後）據趙燦燾與鳳姐所云（第十六回）則賈王二府之豪華，與接駕及管理外國進貢二事，極有關係；紅樓夢中必有一部份外國物品係得自彼時者，然彼時趙燦燾尙在童年，則其非寶玉（曹雪芹）所能親見也可知矣。或以：器物爲佈景，故事爲劇情，紅樓夢之作，容有以舊佈景演新戲劇之穿鑿。余曰：此固非不可能者。但舊佈景與新戲劇，究有不調和處，或非曹雪芹所願導演也。現在地點上，在人物上，雪芹自能故弄玄虛，張冠李戴，惟日用品方面，恐不易面面

轉到也。

至於順治董妃之說，雖無實據，然在出家一點上，寶玉與順治確相類似，而以外國物品言，紅樓夢中之洋貨，雖臣民亦不難獲得，（或取得於進貢之先，或自宮中流出）要不能與宮廷無關。余故以為紅樓夢所記者，乃順康雍三朝之朝野戀愛逸事，而曹雪芹個人之生活史，自亦佔一重要位置也。

本文注意既明，請進而為紅樓夢中之外國物品作一統計，然後再究其來歷，及書中人物與外國人之關係。最後，則下若干結論。亂中參考困難，研究不易無遺漏，因名之曰初稿云。

（二）紅樓夢中之外國地名

紅樓夢中所有外國地名，除西洋平名外，惟暹羅（第二十五回等）、俄羅斯（第五十二回）、波斯（第六十二回）等三國確為有其地者。其他如瓜哇國（第十四回）雖非出於虛構，但觀書中口氣，可知作者亦如當時其他小說家無異，以瓜哇為一渺茫荒遠之地而道。原文曰：「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瓜哇國』去了。」（座於女兒國（第十七回）、西天大樹國（第一百〇一回）、則抄襲陳說，非必真有其地者。可知作者所見西洋物品雖不在少，然對於域外地理知識，則淺薄異常，此固顯而易見。

著。

(三) 紅樓夢中外國物品統計

1. 外國呢布類

西洋物品之最經見者，爲各種衣料，包括毛織物、絲織物及棉織物。如鳳姐翡翠撒花洋縐裙（第三回）、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第六回）及大紅洋縐襖（第九十回）等，不易悉數。實自謂八歲時曾在西海沿上，見一真真國女孩，身穿洋錦襖褂（第五十二回）。此事雖出於虛誑，但作者知有洋錦一物，則爲實情。李執有哆囉呢對襟褂子（第五十二回）。哆囉呢狐狸皮襖（皆見第四十九回）及荔枝色哆囉呢箭袖（第五十二回）。鳳姐並以哆囉呢爲包袱（第五十一回）。洋巾在書中亦頗多見（第五十三回等）。鳳姐用以包裹銀簪（第四十回），黛玉則包匙筓（第五十九回），頗似西餐格式。寶釵更有十件連針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鄉絲綢鞋（第四十九回），賈母賜與寶玉之孔雀毛氈衣名曰雀金泥（者，則係俄羅斯國出品）（第五十二回）。賜與寶琴之烏氈裘，則爲野鴨毛製成，或亦俄國貨（四十九回）。榮府榮禧堂王夫人房內大炕上鋪有猩紅洋氈（第三回）。至所謂番香汗巾（第二十八回），乃琪官欺哄寶玉者，究爲何國貨，則不得而知矣。寧國府被抄時，得洋呢三十度，縐縐三十三度，姑絨四十度。（第一百五回）

2. 鐘表類

紅樓夢中所有外國用具，鐘表實佔最多數。鳳姐受命管理寧國府之始，對執事人等訓語，謂：「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的時刻。」（第十四回）。友人某君語余曰：鳳姐隨從人員亦盡有鐘表，則賈府鐘表之多，可想而知。余笑曰：鳳姐之言不可信也。鳳姐欲以此恐嚇寧國府之婆婆媽媽，使各遵守時間，不致偷懶耳。否則，何以一部紅樓夢中，祇見鳳姐屋內有鐘，不見其身上有表。亦不見鳳姐如寶玉之時時命人取表而看。作者描寫鳳姐之刁詐，可謂至矣。鳳姐亦自知誇張過甚，恐露馬脚，故接云：「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正吃早飯……」。如此，則鳳姐來寧國府時，雖隨身無表，亦能知時刻，施賞罰也。榮國府鳳姐屋內之鐘，乃一掛鐘，劉老老初次候見鳳姐時，曾略受虛驚：「聽見咯噔咯噔的響聲，狠似打羅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砣似的，却不住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處呢？……』」正發忖時，陡聽得噔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嚇得不住的展眼兒。接着一連又是八九下，「（第六回），此外，則惟寶玉怡紅院內有自鳴鐘（第五十一回，五十二回，六十三回，八十八回），乃在寶玉臥室「外間屋裏牆上的」似為座鐘。此鐘不時損壞，常需修理。晴雯曾說：「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第五十八回）。惟賈府中有一最寶貴之自鳴鐘，則為鳳姐所變賣，值銀五百六十兩（第七十二回）。其同時出售之四五箱大

銅錫傢伙，僅得銀三百兩，可知此鋪在當時所值之價，幾等於八九箱之銅錫器具。鳳姐性又貪婪，銀錢出入，恆有尅扣，則此鋪變賣所得，或不止五百六十兩。蓋其時自鳴鐘爲人所寶，必不僅因其爲金製也。

寶玉究有若干表，爲一疑問。原書第十九回及六十三回，寶玉皆命人取表觀看，可知此表不常在其身畔。晴窗謝世後，寶玉曾密向二小婢探問晴窗臨終時情形。二小婢曰：「我聽了這話，竟不太信，及進來到屋裏，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嘆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第七十七回）可知當時之表，必附註有子丑寅卯等字樣。而寶玉此表之不在身畔，更得一證。或曰：當時「鐘表」二字係一個名詞，故屢有連用，或互稱者。如鳳姐所謂「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此處「鐘表」二字，必指今日吾人通稱之「表」，而寶玉小婢中之時辰表，或即時辰鐘。蓋小小表上，不易附註子丑寅卯等字樣，小婢能辨其爲「未正二刻」及「三刻」，其爲大鐘可知。寶玉懷內曾有「核桃大的金表」一具（第四十五回）。八十回亦記寶玉看表。可見鐘表二字在當時雖時或連用，時或互稱，惟本義上必有區別，第不若今人談說時之習於分辨耳。又錦衣軍查抄寧國府時，共得鐘表十八件。

3. 其他工藝品

西洋工藝品中有洋漆茶盤（第五十三回、六十二回）、漆漆几（第三回、五十三回）、

洋漆架（第四十回）。烏銀洋鑲目掛燈（第四十回），西洋嵌瑯天使像鼻烟盒（第五十三回）。原文描寫此盒頗為精緻，曰：「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足玻璃小扁盒兒來，遞給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瑤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又有十錦瑤瑯杯，（第四十四回）及荷葉形反射鏡，鏡上有「洋鑲瑤瑯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第五十三回）。此今日舞臺上習見之物，不意紅樓夢中竟先二百年用之。惟彼時無電燈，僅用以反射燭光耳。榮禧堂有一玻璃鏡，為陳設品。（第三回）大觀園有一舟，「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第十八回）寶玉則以水晶缸盛水果。（第三十一回）

寶玉房內有大穿衣鏡一具，鏡有鏡套，熱天即少放下，（第十七回、二十六回、五十六回），嵌在門上，有西洋開關，原書稱「西洋機括」，劉老老曾誤觸機關，門遂自啓，門後即寶玉臥床所在。（第四十一回）。余頗疑此門裝有彈簧，故劉老老能一觸即開。寶玉母八旬大慶，粵海將軍卽家送一架玻璃圍屏，在禮物中列為第二。（第七十一回）晴雯曾謂寶玉不知弄壞了多少玻璃缸。（第三十一回）。寶玉親視黛玉病後，因天雨不便夜行，黛玉卽命以玻璃毬燈燃燭送去，寶玉自謂：「亦有這麼一個。」最奇巧者乃一（亦有作一雙者）金質西洋自行船，為寶玉寢室陳設品之一。（第五十七回）。某年寶玉寶琴生日，鳳姐所送禮物中有一件波斯玩器。（第六十二回）不詳其名。

4. 外國飲品

寶玉被父親責打後，王夫人曾以「木樨香露」及「玫瑰清露」各一小瓶，交寶玉自飲，每一碗水，祇須用清露一茶匙。此二瓶皆有鵝黃箋，係進上所用。余斷其爲西洋藥品。蓋一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第三十四回）。螺絲銀蓋，當時中國所能製造。玫瑰露又見於第六十回。芳官欲得玫瑰露送柳五兒，寶即命襲人取出，已祇半瓶。寶玉自云「不大喫」，是此露即待之王夫人，而爲寶玉所餘者。惟此處乃一「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與三十四回所云「三寸大小」不合。余疑「五」字爲「三」字之誤，緣五寸之瓶，已不小矣，當爲「三寸來高的小玻璃瓶」。柳五兒與伊母見「一瓶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常是寶玉喫的西洋葡萄酒。」寶玉平時飲西洋葡萄酒，即由此透露，此酒之帶胭脂色，亦可以此見之。黛玉病中，寶釵曾送一包潔粉梅片雪花汁糖。（第四十五回）。鳳姐亦曾以暹羅貢茶兩瓶贈黛玉，黛玉頗爲欣賞，寶釵亦然。寶玉雖亦有此茶，惟覺其尙不及尋常之茶。（第二十五回）。又暹羅猪及魚，詳後第十節。

5. 外國藥

鼻煙在當時亦親同藥品。上文第四節所引第五十二回之鼻煙盒，即係寶玉爲晴雯療頭疼者，酸辣異常，惟用後，太陽穴仍求止疼，寶玉乃主張「越發盡用西洋藥品一治」。遂命麝月往鳳姐處取貼頭疼膏子藥名「依弗哪」者。「依弗哪」原名不詳。其形狀與用法尙

略有記。據謂「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綾子角兒，絞了兩塊指頭大的圓式，將那藥縛和了。用簪釘攤上」。敘述過簡，無法窺知其底細也。

6. 外國動物

寶玉院內有一「西洋花點子哈巴兒」狗，晴雯等曾借以譏嘲襲人。（第三十七回）。黑山村莊頭烏進孝，某年年終，送呈賈珍之帳單內，有暹羅豬二十個及孝敬哥兒頑意兒之「西洋鴨」兩對。（第五十三回）。薛蟠五月初三生日，請寶玉參加宴會，有胡斯來及程日與二人所備暹羅進貢之豬魚。（第二十六回）。

7. 西洋美術

紅樓夢之建築，純為中國式，惟怡紅院進門即有一大幅西洋油畫，作女童來迎像，頗欲生。劉老老曾誤以為真女童。原文亦刻畫入微，異常生動。曰：「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的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頭這裏來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知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怎麼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第四十一回）。此外，則有鼻煙盒、玻璃製成之黃髮帶翼天使像。（見前）。晴雯並知西洋織補法，在當時名曰「界線法」。曾為寶玉修補孔雀簪，寶玉嘆為「真真一樣」；並

預先即說：「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怡紅院所所有女郎，亦惟晴雯獨擅此法（第五十二回）。

8. 其他洋貨

紅樓夢中又有若干物品，不能確定其爲舶來品者，或係仿製，亦未可知。第二十八回說榮國府東邊二門前有小廝在甬路盡處踢球，爲焙茗所遇。不知是否皮球。又襲人送與芳官之花露油及雞蛋香皂，亦不能必其爲外國所製也。至於賈母等所戴眼鏡，在當時已甚普遍，不復以外國貨目之，但玻片必來自歐西也。第十九回賈妃曾以牛奶賜寶玉，寶玉乃留與襲人。但竟爲李嬪嬪所飲。牛奶又名糖蒸酥酪，在當時視爲珍品，賈妃未賜前，寶玉已曾有之，亦送與襲人。故曰：「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一部紅樓夢中，得飲牛乳者，寶玉一人而已，襲人與李嬪皆受寶玉之惠而得分嘗者。襲人說：「他喫了倒好，攔在這裏白糟塌了。」珍惜之意，溢於言表。此牛乳似爲外國貨，或仿西式而製者。

上述諸件而外，亦有混稱「洋貨」而無詳細說明者。第六十七回記薛蟠自江南帶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第二箱有自虎邱帶來之自行人，此自行人必係西洋玩具，購自蘇州者。

（四）紅樓夢外國物品之來歷

紅樓夢中之外國物品，有爲外國進貢用者，如暹羅茶、暹羅豬；有爲臣民進上用者，如木犀香露、玫瑰清露；（按廣州十三行爲清代內地洋貨一大來源。皇朝文獻通考市糴考四：「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尙書福康安，兩廣總督舒常奏議，洋行商人潘文鳳等情願將洋貨內如鐘表等類可以呈進者，每年備辦，籲懇監督，代爲呈進。」有關於江南者，如薛蟠帶來之洋貨及自行人；亦有莊頭送來者，如兩對西洋鴨。至於其他洋貨，究係何處而來？鳳姐曾說：「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按指接親）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接洽。學閥演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第十六回）可知當時各國進呈之品，能送到宮中者實不甚多。進貢者必先賄賂海口及沿路各關卡之員司。讀蕭若瑟著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知利瑪竇之進呈萬曆帝方物，途中亦曾爲太監馬堂留難苛求。又如嘉慶和坤檔案（錢鍾書先生手鈔本，白蕉補輯，見人文七卷一至五期）所載和坤被藉沒之家產中，所有洋物，亦多爲貢品，且與紅樓夢中所載大致相同。茲先爲摘述如下，計有：

大自鳴鐘十九座

小自鳴鐘十九座

洋表一百餘個

洋錢五萬八千圓

瑪瑙煙壺一百餘個

五色大呢八百板

盤龍二百十板

五色羽緞六百餘板

五色曜曜二百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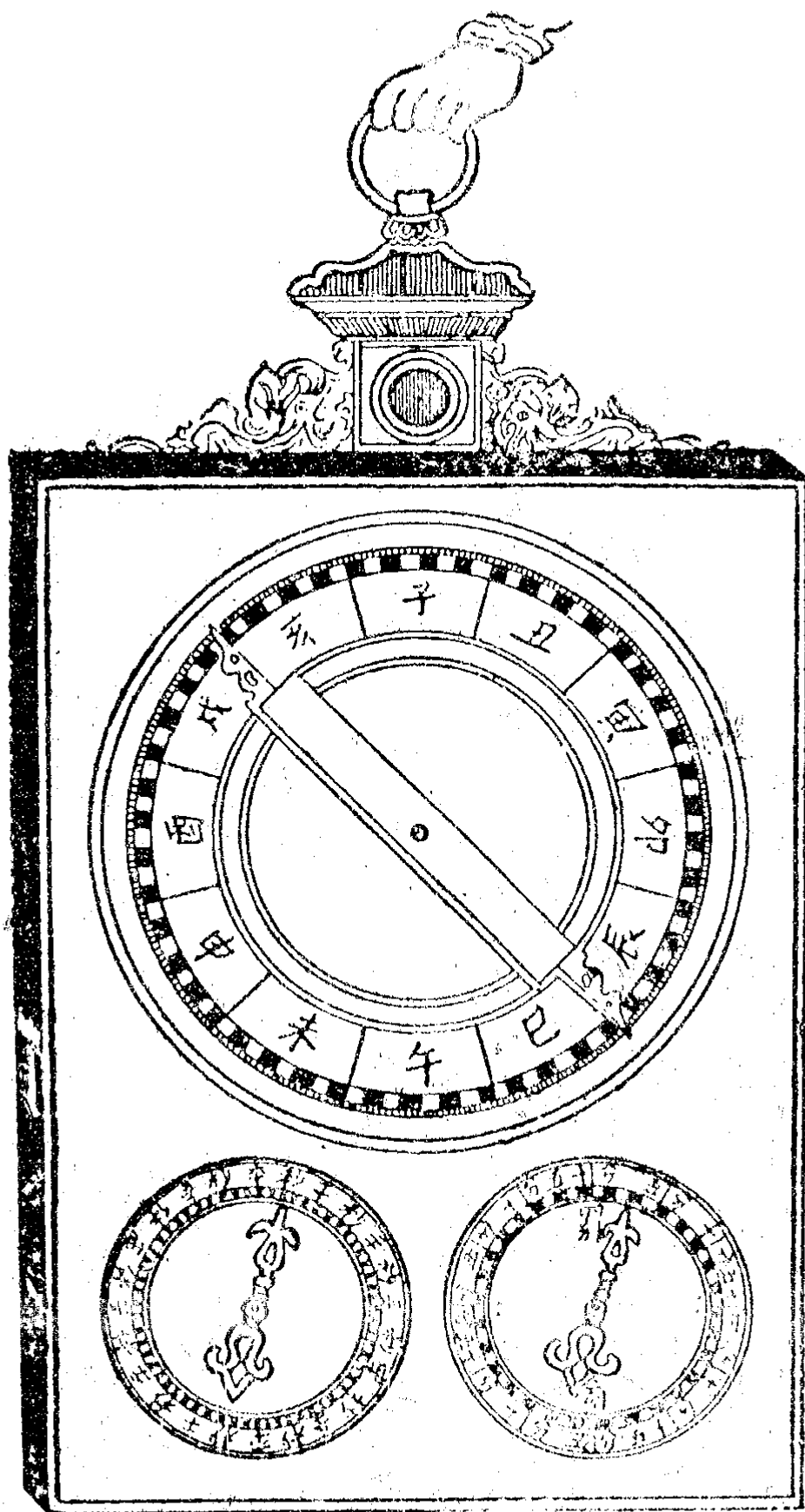
根據右述情形，余已敢斷定紅樓夢中之洋貨，什九爲實品，故爲宮廷用品。今試舉主要物品，爲之一考求。

1. 鐘表

自鳴鐘由利瑪竇帶來我國，爲最早傳入之西洋物品之一。但紅樓夢中之鐘表，俱極平常。沈初西清筆記卷三，謂「內府一自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手腕管於盤中，劃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鐘響寂，則書竟矣。」紅樓夢無此類鐘，可奇也。清汲修主人著聊齋續錄卷三曰：「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制法奇邪，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爲玩具。純皇帝惡其淫巧，嘗禁其入貢，然至今未能盡絕也。」乾隆時，自鳴鐘已普及於士大夫家，且和坤家中有大小自鳴鐘三十八座，詳表一百餘個，遠在榮寧二府之上，余故斷定紅樓夢之作必在乾隆前也。

今人談紅樓夢，於其自鳴鐘計時之法，往往不解。若一閱南懷仁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刊印之儀象志（亦曰鐘表儀象志）及儀象圖，即不難恍然也。據儀象志六十五圖，可類當時之鐘爲長方形，上半部（大半部）爲一大圓圈，周刻子丑寅卯等十二時，中僅一針，下半部（小半部）左右分刻二小圓圈，右計分，左計秒。計分者註有一刻，二刻，三刻，四刻，每刻十五分，與現在通行之鐘同，故一刻與二刻，二刻與三刻，三刻與四刻之

鐘，各有五分，十分，十五分等字樣；觀鐘者必先察其爲何時，然後再觀其爲何刻。每分取例言之：紅橋夢六十三回之子初二刻十分，則爲晚十二點四十分，蓋子正爲午夜十二時，子初則猶未到十二時，二刻爲三十分，加十分則四十分矣。裴化行氏 Bernard 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 二〇五，二〇六，二〇七，二一〇，二一八，二七六，二七七等頁，均述及初期教士攜鐘表來華之情形。詞長不錄。其二〇八頁記一五八三年一月四日星期六（萬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義教士羅明堅 Prosperi 在肇慶府「大白馬鐘盤理得甚爲準確，但是爲應和中國人的習慣，要把歐洲的三十四小時改爲十二個時辰，把亞刺伯字改爲中國的名字，每天又分成一百段，每段分成一百分。」按如此分法，極不合數學原理，余疑譯者有誤，惜手頭無原著可查。讀沈景倩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華夷日刻之異」，即可知改西洋一日二十四時爲十二時，實利瑪竇創之也。靈臺儀象志固仍以六十分爲一時者。仰大緯薄海蕃域錄古蕃二，謂澳門有「一定時台，巨鐘覆其上，立飛仙台偶，爲鐘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盤，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動指某位。」蓋其時各地自鳴鐘無不標子丑寅卯者。所謂擊鐘之飛仙，則天使 Angel 也。天使通常皆雙翼，故仰大緯名之曰飛仙。乾隆五十八年王大海所著海島逸誌卷五聞日錄記定時鐘，曰：「一日十二時，分爲二十四點，子時爲一點，巳時末爲十二點，午時又爲一點，至亥時末又爲



紅樓夢自鳴鐘之圖例

(見古今圖書集成彙編曆法典第四十九卷儀象部彙考)

十二點，合一日爲二十四候，是亦一道也。其鐘大小不一，小者盈寸，大者高數尺。」蓋當時十二時與二十四點已並用矣。

正教奉褒第二冊（一一四頁）載：「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六月二十八日上傳徐日昇（Polois 葡人）至輔廬前，賜牙金扇一柄，內繪自鳴鐘，樓臺花樹，御題七言詩曰：晝夜循環勝刻漏，綢繆宛轉報時全，陰晴不改衷腸性，萬里遙來二百年。」可見康熙帝愛好自鳴鐘之一斑。二百年當爲一百年之誤，蓋利瑪竇之進呈自鳴鐘在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距康熙三十三年纔九十三年也。王氏東傳錄記康熙三十九年冬十月，以皇太后六秩聖壽，命皇四子繼備進獻禮物，內有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自鳴鐘一架。按一千四百四十分，即二十四小時也。清宗室永忠（聖祖曾孫）志學草下未初稿（乾隆五十二年）有謝賜時辰表哈密瓜原韻。則乾隆間宗室得表亦尙非平常事也。

2. 自行船與自行人

自行船爲寶玉房內所有，西洋貨也。故富彙刊三二六期，有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進貢之首飾箱表攝影，其表每上弦可走八日，其上有活動船，殆即與紅樓夢自行船同一構造也。惟與紅樓夢撰著之年代相較，似稍後耳。粵海關志卷二十二，意達里亞國條，記雍正三年教王伯納第多所貢物品中，有「四輪船」一隻，必自行船之類也。自行人則爲薛蟠

自虎邱帶來，以理度之，亦當爲洋貨。

自行船與自行人之製法，蓋皆利用自鳴鐘之法條而成也。西清筆記所載內府自鳴鐘，有銅人能執筆作字，卽自行人之類也。西清筆記又載：「昔在閩見一鐘，上有一格，兩扉常闔，至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啓扉，轉身於架上取槌，擊鐘如數畢，復槌於架，兩手闔扉。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丫頭，面粉衣縉，前置洋琴，啓銅人鎗，則兩手起執槌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合節，頭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姿致。鼓畢，則置槌於琴，兩手下垂矣。又製飛雀，呼噪逼真，西洋工匠之巧如此。」按故宮書刊三六期有樂鐘，每小時奏樂，背面有小鳥跳躍，並振其翅；又有一人打琴；與上述雀及銅人鼓琴同。至道光間，則此等巧製，已不罕見，且有在市肆出售者。道光外交史料卷三頁六，福建道監察御史章沅請禁夷商以違例貨物私易官銀出洋摺云：「夷商每歲必購爲新奇可喜之物，藉相眩惑，如多寶箱，自鳴雀，風琴，不可枚舉。」

然此種法條轉動之機器人實早已傳入我國。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 *Chretien, No. 1100* *lives bioget bibliae*……法文原本第一冊一二三頁記比教士金尼閣 *Flecheux* 於一六一七年春（萬曆四十五年），由法國皇室 *Cosme de Medici* 贈以一無比之自鳴鐘，鐘上雕一人首羊身之怪物（*Satyre*）持弓發矢，每時發一矢以報時。又原書第一冊二五三及二五四頁記葡教士安文思 *G. de Magalhães* 某日以一自行人獻於康熙帝，其人不



乾隆三十五年 Williamson 進呈之英國機器人

(可與紅樓夢中之自行人相參證)

能言語，內裝法條，能自行十五分鐘，右手執一出鞘之劍，左臂懸一盾。某日文思又獻一鐘，每小時報時後，即奏樂一曲，各時不同，最後，則如萬砲齊鳴，聲亦漸降，若向遠處退却，終於不聞。蓋渠在宮中，時爲康熙帝創製新奇工藝品，與一普通工人無異，欲以此博康熙之歡心，俾教會得穩固而廣傳耳。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四月初五日，文思卒，初六日帝降諭曰：「今聞安文思病故，念彼當日在世祖章皇帝時，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後管理所遺之物，無不竭力。況彼從海外而來，歷年甚久。其人質樸夙著，雖負病在身，本期療治痊可，不意一逝，朕心傷憫。特賜銀二百兩，大綬十疋，以示朕不忘遠臣之意。特諭。」（正教奉褒第二冊七十三頁）可見安文思之供職清廷，實始於順治時。後康熙帝又派侍衛劉隆等三員送葬。可謂榮矣！

安文思能製自行人，但在其後，又有瑞士籍修士林濟各 *Lejeune* 者，以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冬抵北京，入宮盡職，所製奇器，其數尤多。蓋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德教士龐嘉賓 *Kastner* 回歐洲，爲清廷羅致善製機件之修士，林濟各即應徵而來也。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卒，帝亦賜銀二百兩，大綬十疋。（見費賴之原書第二冊六二〇頁）

乾隆時，宮中已有鐘房，專以招待西洋教士之管理鐘表者。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處所藏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記實（見前）原文曰：「又因他（按指西洋教士華名 西澄元者，

文中亦稱西老爺，西名 *Adeddit*，爲傳信部司鐸，見後）在朝裏在花園裏作鐘作玩意，天天見萬歲，萬歲很喜歡他，很誇他巧，常望他說話。如意館內有三位西洋人畫畫，兩位作鐘，共五位。萬歲常向他們兩個說話，就是畫畫的郎老爺，官名士寧，聖名若瑟，狠有德的。萬歲很愛他的，他有河道雪亮藍頂戴，王公大人面前，有體面，西老爺也是如此。……西老爺在如意館內鐘房，常見萬歲，萬歲常和他說話，看他做的，狠誇說他的法子很巧。欽差未來之先，萬歲對西老爺說過好幾次，你們快快完西洋房子，你們的西洋大人來了，我叫他看我的西洋房子裏的陳設，都是大西洋的很好的東西，又有好些都是西老爺做的，狠巧很妙的玩意排設。——西澄元住鐘房，又專製鐘及玩意，亦值得注意。蓋寶玉之鐘，時有損壞，常需修理，（晴雯曾有此言，見前）余嘗爲寶玉覓修理之人，以爲必係當時在宮中之西洋教士也。

乾隆間又有法籍修士楊自新 *Thébaud* 者，以乾隆三年（一七三八）至中國，亦居於宮中鐘房，營製一自行獅，能走一百步，與活獸無異，法條則藏置於獅胸。其後又作一獅一虎，能行三十步至四十步，極爲乾隆帝所喜。自新卒於一七六六年一月十八日，即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費賴之原書第一冊七九三頁）

楊自新卒後三年，即一七六九年九月十五日，法籍司鐸汪達洪 *J. M. de Ventavon* 記曰：余來華後一年（按即一七六七年）即以鐘表師資格被召入宮，然余實可稱爲機械師，

皇上所需者乃奇巧之機器，而非鐘表也。在余抵此前不久逝世之湯自新修士，曾製一獅一虎，能自行三四十步，余近正製二人，能手持花瓶而行。余已工作八月，惟尚須一年，始克完成。余以是能屢見皇上。……余因常須入宮故不能與其同事同居城內。余因職關係，常居海甸。國內之大吏與王公，時時請西人為彼等修理鐘表，鐘表在中國為數頗多，而吾輩修理者僅二人，一為傳信部司鐸，一即余也。（見發願之原書第二冊九一四頁）所云傳信部司鐸，即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記實文內之西元。晁俊秀 *Doyle* 亦記曰：帝見汪達洪為渠所製之二器，極為滿意，乃溫語嘉勉。所用言詞，為中國皇帝所不輕發者。（見同上）

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英使 *Williamson* 貢一機器人，能書「八方同化」。九士來王仁八字，乾隆五十年汪達洪為之改造，俾能書滿蒙字。（見通報一九一三年二三九頁）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後，教士閔明我 *Grimaldi* 恩理 *Herdricht* 亦均被召至宮中任天文監及關於機械之職務。法籍修士陸伯嘉 *Boccard*，以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抵中國，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卒，在華十七年，曾在宮中製造鐘表及物理器具。與皇帝及大臣所愛之之鐘器。又有波希米教士嚴嘉祿（亦作顏家樂，燕嘉樂）*Severack* 以一七一七年一月二日（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抵京，彼為數學，音樂及機械專家，在宮中以彈奏六弦琴為帝及近侍大臣所嘉賞，並精於製造或修理鐘表風琴。雍正十三年（一七

（一五）卒於京。又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卒於北平之法籍司鐸李俊賢 J. de Meirionnet 傳與汪遠洪同。宮中担任鐘表及機械工作，不及一年即去世。（見費賴之原書三十二、五九二、六五五、九七四等頁）又法國味增爵會士巴嘉祿 O. P. S.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來華，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卒於北平，墓碑稱其「在內廷修理鐘表，效力有年」。民國十七年北平法文公教月刊十二月號有巴嘉祿傳，謂一七八七年乾隆帝自英國得一機器寫字人，置於行宮。帝願在京中亦有一具，巴修士遂奉命與一傳信部教士 Adesdout 同作，逾一年餘始告成功。計高四五尺，能作漢滿蒙藏字，以頌皇帝。（此據一七八九年十月十七日羅尼開 London 函，見通報一九一三年二四四，二五二頁）

3. 洋漆器物

洋漆器物，在清初不特為國人所寶，清帝且以之賜外國使者。梵蒂岡圖書館 Codex Ch. 585 有雍正帝（五年一七二七）賜葡萄牙使臣麥德樂 N. Coelho 回國時之禮單，共七箱，在第四箱內有洋漆柿子盒一對及漆盞碗四件，第五箱則全箱為洋漆漆紅一對。洋漆在當時，既如此可寶，則紅樓夢所記，殆非清室莫屬矣。

洋漆器皿之作爲欽賜西人禮物，至乾隆而猶然。羅馬傳信部檔案處，在一七五五年至一七五六年卷宗內，（第二百二十頁）有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葡王若瑟第一遣巴石略 Don Fr. Xav. A. S. Pacheco y Samday 使華記實一文，述是年端午節「萬歲送了伯爵

都亞玉幾箱香袋、扇子、小荷包，紗葛布絹，頂好洋漆的傢伙，各樣頂細磁器傢伙。」

4. 鼻煙壺

鼻煙在清代，頗爲盛行，然其始亦惟宮中及大臣可得享用，故鼻煙壺之製造，異常精緻，而原料亦俱極名貴。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葡使麥德樂所進方物三十箱，第一號箱內即有金鑲瑪瑙煙盒一個，金鑲蜜蠟珊瑚瑪瑙藍石與母鼻煙盒六個，奇樣銀鍍銀母玳瑁鼻煙盒四個。又第九及第十號箱內，亦各有鼻煙六瓶。可見雍正時，西人尚以鼻煙及鼻煙盒爲寶品，其非平民或尋常士大夫所能享用，不難想知。而金鑲瑪瑙鼻煙盒尤可與紅樓夢所記相印證。葡使進物文獻現藏梵蒂岡圖書館 *BORG. CIN. 216*。洪亮吉七招自注云：「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尚鼻煙，皆列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卷施園集）杭世駿解谷馬君傳：「君迎恩江歸，恩厚恩資，賜御書、石刻、貂緞、荷包、鼻煙壺等物。」可見乾隆初年之風氣。

乾隆十八年來華之葡使，於四月初九日在回國關門進了萬職他本國王帶來的禮物，共有四十八抬，禮物是這些金絲綢、銀絲綢、銀器、自來火、大鳥籠、小鳥籠、各樣香料，各樣葡萄酒、各樣葡萄燒的蒸的香露、各樣藥料油、寶劍、寶石、各樣鼻煙盒，玻璃器皿等物。大概共值二十萬上下價值。（見上）是乾隆時，鼻煙盒猶爲寶品，而吾人亦可知葡使家中所有一百餘瑪瑙鼻煙壺之由來矣。

5. 西洋衣鏡

紅樓夢記寶玉屋內有大衣鏡一具，此物在彼時亦惟皇室有之。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荷蘭貢物中有照身大鏡二面。（見池北偶談）三十九年冬十月，帝獻親皇太后六秩聖壽之禮物中，有千秋洋鏡及百花洋鏡各一架。（王氏東華錄康熙六十六）高士奇蓬山密記康熙癸未（四十二年一七〇三）三月二十六日「上入宮，經筵畢，召臣士奇至養心殿。……上命近榻前觀新造玻璃器具，精瑩端好。臣云：「此雖同器，其成否有關政治。今中國所造遠勝西洋矣。」上賜各器二十件，又自西洋來鏡屏一架，高可五尺餘。」其時能得康熙帝如此厚賜者，不可多得。

6. 玻璃器物

據七引蓬山密記，知康熙時中國已能自製精良玻璃用具，顧以其成本太高，不能普及民間。故清初外國進呈與清帝致贈之禮物中往往變方皆有玻璃器物。池北偶談卷上記康熙丁未夏（六年一六六七）荷蘭國甲斐吧王油煩嗎綏極，遣陪臣卑獨攀阿蘭等八員入貢，除西洋小白牛，荷蘭馬，哆囉尼絨以外，又有玻璃箱，大約即榮膳堂玻璃盒之類也。甲斐吧亦作噶羅巴，噶留巴，噶喇巴，即爪哇也。嗣方備乘卷二十九北徼方物考：「玻璃鏡條記四：「臣秋濤謹奏張玉書外國記曰：俄羅斯康熙十五年來貢玻璃鏡。」康熙五十九年除夕，（一七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帝在中和殿宴教皇使節嘉樂 Carolus Tournon，嘉祿所進

禮物中即有一「玻璃器皿」。至次年正月十八日（一七二二年二月十四日）帝賜「教化燈三對，卜你瑪噶爾國燈三對，還有磁器二箱，琺瑯二箱，日本漆器二箱，玻璃器二箱。」（見梵蒂岡圖書館 *Bor. Chn.* 439, 511 藏標下千總陳良結撫標千總袁良棟稟帖）而乾隆十八年來華之葡使，所進物品中，亦有「玻璃器皿」一項。（見前）具見玻璃器皿在清初非常人所能有也。寶玉與黛玉皆有玻璃球燈，而正教奉褒第二冊記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二月十一日帝南巡至杭州，「侍衛趙伍（按爲兩人）來堂叩拜天主聖像，禮畢，傳旨欽賜銀兩，與賜濟南天主堂一樣的。鐸澤（按即當時在杭州之義教士殷鐸澤 *Hechroze*）肅方物八種，隨侍衛趙往上獻。上閱畢，傳諭云：不收他獻，老人家心裏不安，收玻璃絲毬，餘着帶回。」不知此玻璃絲毬是否寶玉黛玉之玻璃毬燈相類也？又康熙二十五年荷蘭貢物內有大琉璃燈一圓，聚燈燭台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見前）澳門紀略卷上官守驚謂「外船之來以嘩囂、哆囉噠、玻璃、磁器爲珍寶。」可見玻璃爲物，實當時之主要舶來品也。

7. 西藥

清初在華教士，不乏以醫藥爲傳教人手之門者。惟平民對西醫忌特甚，鮮敢身試。然康熙帝則服西藥求西醫，乾隆帝亦嘗爲第五子訪西醫也。

正教奉褒第二冊（一一三頁）載「康熙三十一年五月，聖躬偶感瘧疾，張誠 *Cochin*」

白進 Bouvet 洪若 J. de Fontaney 進金雞那（按即今譯奎寧）。上派四大臣試驗，給藥者服之，即愈，四大臣又自服，亦無恙，奏聞，上遂進用，不日即康豫。上欲旌張載等忠愛；因於六月初九日賜皇城西安門內廣廈一所，並派大臣飭工修整，以便修士居住。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 xxviii, p. 52 記允禔廢立後，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臟衰弱，心跳極速，臥病幾死。羅德先 *Prodes* 修士進藥痊愈遂兼任內廷御醫。總先為法國都羅斯 *Foutosse* 人。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入中國，小居廈門，旋奉召入京。帝嘗以不治之症驗之，無不立愈，廷臣俱驚服。嘗自製藥品，求者甚衆，曾為康熙帝治疾二次，一次心悸症，一為上唇生瘤。帝嘗作十次旅行，歷時各在半年以上，修士均隨侍左右。帝頗感激，乃賜耶穌會士價值二十萬佛郎之金錠云。（費賴之原著五五五至五五七頁）以上兩項材料所記心臟衰弱及心悸症，必同為一病。

康熙時京中有一著名西洋外科醫師，即法籍修士樊繼訓 *F. de Bellin*。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入中國，曾為康熙小孫在病危時授洗，年約三四歲。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十一月二日修士卒，年僅三十九歲。（費賴之原著五六三頁）正教奉褒謂繼訓奉派內廷行走。四十二年陰曆十月十五日「上諭赫世亨：『據大阿哥所奏，樊繼訓病故，似此外科，委實難得，且人品亦優，深為可憫，朕甚悼之。』爾齊集西洋人等，傳此旨意，將大阿哥所付賞資之物以賜之。特諭。」十六日，赫世亨隨廣儲司員外郎安泰，及茶膳房人員，歸

帶金二百兩，大緞十四，費至西安門內天主堂。」安泰亦修士，精醫，見後。

又有羅懷恩修士 *John Ross* 曾從名師習藥及手術。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七）入中國，在京中為教內外人治病達三十年，地方人士及大小官員均重其術。立施診所二處，義務治療。又不時奉召入宮，但尤樂與貧者親。病者或艱於行，則躬往顧視。卒於乾隆十二年（一七四〇）（費賴之原書六三九—六四〇頁）據正教奉儀（第二冊一二八及一三六頁）懷恩係康熙五十四年以精明外科醫理，奉召進京，內廷行走。卒後，帝賜葬銀二百兩。

安泰修士 *Ross* 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七）入中國。康熙帝最後數次巡行，修士曾扈從。精醫，顯然可親，清晨與午後，往往戶限為穿。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卒。（費賴之原書六六二頁）任廣儲司員外郎。（見上）

以上四修士，羅德先嘗為康熙治疾，樊繼訓以醫術在內廷行走，卒後得旨褒揚，可謂優異。羅懷恩亦因精明醫理，奉召進京，又不時奉召入宮，安泰與羅德先又嘗從帝出巡，其為御醫也無疑。此外乾隆間在京中行醫者尚有三人，一為修士羅啓明 *W. de Mellos*，清六年（一七五十一）入中國，三十九年（一七六四）去世。一為巴新修士 *W. de B. de B.*，三十年（一七六五）入中國，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去世，巴修士乃乾隆帝專聘為第五子醫者，後即在宮內供職。（費賴之原書八六八，九六二至九六四頁）

8. 木犀香露與玫瑰清露

從植物中取露之法，我國古本有之，惟紅樓夢所記者則爲外洋貨，或爲仿外洋而製者。明末西洋教士龐迪我 *Patiois* 曾以製露之法傳徐啓。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光啓家書中有云：「龐先生教我西國用藥法，俱不用渣滓，採取諸藥鮮者，如作薔薇露法，收取露，服之神效。此法甚有理，所服者皆藥之精英，能透入臟腑肌骨間也。」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熊三拔 *S. de Ursis* 著有藥露說一卷，民國二十四年友人向覺明先生發現，乃一鈔本。附鄧玉函 *THIEN* 所著泰西人身說概後。關於蒸溜及製造藥爐等器，均有圖說。玉函本人亦精醫，帝京景物略稱其「嘗中國草根，測知藥形花色，莖實香味，將瀝而露取之，以驗成書，未成也。」商懷仁 *Verbiest* 西方要紀述藥露尤詳，曰：「其名玫瑰者最貴，取煉爲露，可當香，亦可當藥。」是卽紅樓夢中所稱「玫瑰露露」也。又曰：「醫有內外二科，內科又分爲二，有專以草木爲藥者，亦有兼用金石煨燂之藥者。……有製藥一家，專煉藥草之露，如薔薇露之類，特取其精華，而棄其渣滓，則用藥寡而得效速。不害脾胃而漸漬消除。中國嘗有用此法者，如生紫蘇煉爲露，置酒中少許，飲下，則寒氣頓除而身生快，比用本草更便且驗矣。當時稱露者猶今人稱水也，故藥露卽今人所謂藥水。尤倣外國竹枝詞，歐羅巴曰：「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聲自高抵，皇城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註曰：「國中玫瑰花最貴，取蒸爲露，可當香

藥。『澳門記略』（下卷藥器篇）謂：「藥露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麝香、冰片油以調計。」西洋藥露，在當時亦為貢品，康熙二十五年之荷蘭貢品，即有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見前）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葡使麥德樂進貢方物之第二號箱一內裝水晶箱一個，內裝各品藥露五十四個小玻璃瓶。（見前）第二箱所裝者即為此五十四小瓶藥露，別無他物，且箱內有箱，而內箱又為水晶所製，可見其珍重也。乾隆十八年葡使禮物中亦有「各樣葡萄酒燒的蒸的香露，各樣藥料油」（見前）可見嘉慶以前，藥露在中國，原亦惟宮中有之。正教奉褒第二冊記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三月十一日帝巡幸至山東濟寧，西班牙教士利安寧 *F. B. de S. J. Baptista* 廣西洋土物四種，趨往獻呈，上收取水晶瓶一對。奉溫諭，收一件猶如全收了。」錄此以為葡使進呈之水晶箱作參證也。

9. 葡萄酒

以葡萄酒為酒，我國漢時已有之，「葡萄酒夜光杯」，最為國人所樂聞。惟當時之葡萄酒來自甘肅西部及新疆一帶，遠則產自西域，而寶玉所飲葡萄酒，則祇樓夢回說明其為西洋物也。西洋葡萄酒在明初惟教堂中有之，西洋教士時以之進呈御用，而皇上亦偶或賜與大臣同飲，大臣以得葡萄酒為榮，視為異數也。關於葡萄酒之史料最多，今茲不過摘錄一二耳。

康熙三十五年荷蘭貢品中有一「葡萄酒兩桶」。(見前)故宮博物館出版文獻叢編第十
二輯，有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三月江西巡撫郎廷樞奏報西洋人殷弘緒進酒摺，及同
年五月二十六日馬若瑟進酒摺，史將每刊第三期時天七十三頁有兩廣總督趙弘燾奏西洋人
殷弘緒等物摺，奏文過長，茲將當時各西士進物之種類及瓶數，列表如後。

饒州殷弘緒

西洋葡萄酒六十瓶

哈爾谷斯獸一瓶

珠穀臘八錫瓶 (按即巧克力糖)

建昌馬若瑟

格爾獸斯一瓶

洋酒四瓶

臨江傅想澤

洋酒八瓶

撫州沙守信

洋酒六瓶

九江湯業正

洋酒六瓶

贛州畢安

洋酒二瓶

德利亞爾鳴一盒

南昌程泰來

洋酒二瓶

廣州程德我等

酒壹箱

洋燭燭箱

又 畢登庸

酒壹箱

又 景明亮

酒壹箱

藥壹瓶

殷弘緒 Fr. Xav. d' Entrecolles、馬若瑟 J. de Prémare、傅德澤 (為傳聖澤之譯) Fouquet、沙守信 B. de Chavagnac、傅秉正 J. de Maille (以上皆法人) 畢安，不詳。穆泰來當為 A. de Simons，費賴之 (見上) 原書第一冊三九七頁記彼於一七一〇年至一七二一年 (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年) 在南昌，與文獻通編發表之奏摺符合，而其外國名字中之 B. 字譯為穆姓，尤為可能。亦葡人也。穆德我，不詳，畢登庸 B. Coste，葡人；景明亮不詳。

次年，兩廣總督趙弘燦，廣東巡撫范時嶺，又奏有西洋人李國震交到進呈上葡荷蘭等五瓶，云係西洋人何大經所進，外書一封，與京中天主堂紀姓者。按李國震亦作國正，葡人，原名 Coste，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謂一七〇六年後，即不詳其事蹟。據此，則彼在一七一〇年 (康熙四十九年) 固尚在人間也。何大經亦葡人，原名 B. Coste，在京之紀姓，應為紀理安，葡人，原名 B. Coste，其人頗為康熙信任，亦當屬駕出巡。(以上見費氏原書四六四，四六五，四七二等頁。)

康熙四十八年四十九年何以如許洋人進如許洋酒？正教奉宸第二冊記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一七〇九年三月六日）上諭：「西洋人自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利類等，在廷効力，俱勉力公事，未嘗有錯，中國人多有不信。朕向深知，真誠可信。卽歷年以來，朕細訪伊等行實，凡非禮之事，斷不去做，豈有過犯可指？前者朕體達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補之物，高年飲此，如嬰兒服人乳之力，諄諄泣陳。求朕進此，必然有益。朕驗其誠，卽准所奏，每日進葡萄酒幾次，甚覺有益，飲膳亦加。今每日竟進數次，朕體已經大安。念伊等愛君之心，不可不曉諭朕意。今傳衆西洋人，都在養心殿，叫他們知道。欽此。」梵蒂岡圖書館BORG. CH. 6亦有同樣之文獻，惟詞句略有不同。其主要之語句如下：「前者朕體達和，爾等跪奏西洋上好葡萄酒，乃高年人大補之物，卽如童子飲乳之力，諄諄泣奏，求皇上進葡萄酒，朕卽准其所奏，每日進葡萄酒幾次，甚覺有益，飲膳亦好。今每日竟進數次，朕體已經大安，念爾等爲朕之誠心，不可不曉諭。因此一諭，而各省西士卽紛紛進酒，想見當時國勢之盛。且上諭下於正月二十五日，而三月間郎廷樞卽奏報朕弘緒進酒，在時間上亦云遲矣。據趙弘燦奏摺，是年正月二十八日趙昌傳旨與廣東總督弟男子伍：「以後凡本處西洋人所進皇上所用物件，並啓奏的書字，卽速着妥當家人，僱包程驢子，星夜送來，不可誤了時刻！欽此！」康熙下諭與西教士之進葡萄酒正當宣統前三年，時實在江寧織造。又文獻叢編第十二輯並有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二十

七日「奏請以曹寅之子曹頤仍爲織造摺」，亦可證寅死於是年，且可知顧頤剛在江南通志中所得曹寅任江寧織造，康熙五十二年之說，爲不可靠也。附記於此。

上海徐家匯藏書樓吳漁山三餘集鈔本，有代遠西先生謝恩賜飲葡萄酒並寄銀白金，有句云：「丹陛臚呼二遠臣，葡萄酒賜一杯春。」陳援菴先生撰吳漁山先生年譜列於康熙二十八年。此所謂葡萄酒者必非西洋葡萄酒也，否則，又何必以西洋之物轉賜西洋人？且若二十八年康熙已獲嘗葡萄酒，何能待至二十年後始廣事徵求也？

惟當時帝王對外人所獻之物，頗具戒心，觀康熙上諭，敕對葡萄酒過待泣陳久之而後進，可知也。故外人亦不敢冒昧送呈。實則，清初士大夫，凡與西士有交往者，欲嘗葡萄酒，非難事也。戰前，陳援菴先生曾得清初名畫家王翬（歸）之立軸，上書贈謝若翁詩一首，述及在若望處飲葡萄酒事。陳先生曾印送友好，余亦得一軸，聊後遺失，詞句亦不復記憶。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彭孫貽撰客舍偶聞記南東范吏部驛公崔翁若望處飲葡萄酒而大醉事，蓋皆在順治間。其詞極有趣，亦爲錄出：「湯若望……取西洋蒲桃酒相酌，置一匣錦囊，又一匣出玻璃瓶，高可半尺，大於碗，取小玉杯二，盤白無瑕，工巧無匹。謂吏部范公曰：聞公大量，可半杯。若望斟少許相對，吏部以爲少，若望笑曰：此不可飲，以舌徐濡之。諸公如言，纔一沾舌，毛骨森然若驚，非香非味，沁入五臟。良久始罷，僕從分飲半杯，仆不能起。若望命取粥各舉一碗，身柔緩，須臾乃登車。僕從皆醉。」

飲御膳。」

順治帝曾飲西洋葡萄酒與否，不可考。惟雍正四年葡使麥德樂之入貢方物，其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諸箱所裝者乃「紅黃白綠葡萄酒四十八瓶」（見前），而乾隆十八年葡使亦進有「各樣葡萄酒」（見前）。其爲珍品可知。

10 暹羅茶

掌故叢編第二輯載聖祖諭旨一道，略曰：「爾等問會暹羅國話西洋人問暹羅貢使臣，爾國所進孩兒茶皮有甚麼處？孩兒茶如何做成？其味同否？還有鼠角香是什物？做甚麼？再有閑話當問者，一並細細寫記，報上來奏。」鳳姐以暹羅貢茶送黛玉，必此物也。寶玉謂平時所飲者有女兒茶，但第十七回寶玉考證「女兒茶」之來源曰：「大約騷人吟士，以此花紅着施脂，弱如扶病，近乎悶悶風乾，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說紅露風了。」則女兒茶亦虛有其名矣。

康熙時，西洋人經暹羅而來中國，或由中國而往暹羅者，頗不在少，然精進文者，則迴音不符。

11 孔雀藍與孔雀

紅樓夢中之外國衣料，若洋縐，若洋錦，若哆囉呢等，皆爲當時豪富所可染指，非極難得者。惟寶釵之孔雀藍與寶玉之孔雀毛氈，即在其他同時代之書中，亦無同名之物品。天

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二〇九頁）記一五八三年一月六日（萬曆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肇慶府廣東總督陳璘「以二位司鐸遠道來臨，覺得是中國的最大榮幸，並且因為他們有求必應，又承他們差人從澳門給送十件最美麗的羽翎來，以為送入北京作禮品。」殆即孔雀翎或鶴翎之類也。二司鐸者羅明堅與巴範濟 Paolo 也。王士禛香祖筆記亦有一條曰：「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羽毛織成。」或曰：羽紗羽緞，皆毛織物，今稱囉囉是也。但康熙二十五年荷蘭貢品分列「鳥羽緞四疋，新機囉囉緞八疋，中囉囉十二疋」；康熙三十九年冬十月，帝獻祝皇太后六十聖壽之禮物中，亦分列「羽段一九，哆囉呢一九，壁機段一九」，可知非一物矣。壁機即囉囉也。

12 西洋畫

西洋畫在清初頗為習見。魏叔子集（魏禧）答曾君有書曰：「王生來，承贈泰西宮畫圖，益奇妙。蔣懸勺庭中，日視之，常若欲入而居者。」其他記都中天主堂西畫者尤多。如汪啓淑水曹清暇錄卷四，謂阜城門天主堂「堂中佛像，用油所繪，遠望如生。」而乾隆十八年徐崑撰題符偶筆卷下則述天主堂壁曰：「上層俱繪人物，或三五禽稚子，神態俱活，皆有肉翅能飛。」又曰：「一盃尺孩童，圓渾活跳，洵稱絕筆。」嘆賞之情，與劉鑑在大觀園中見洋畫時，誠無二致。其他如姜紹聞之無聲詩史，鄒一桂之小山畫譜，王士禛

之池北偶談，趙翼之陔餘叢考，袁棟之書隱叢說，顧起元之客座贅語，吳興元之犀角瑣談，張庚之國朝畫徵錄等，不能備述。但西洋畫之大者佳者，皆為宮中所得。乾隆時且徵西士如耶世鐸 Oesthions 艾啓蒙 Siehelbarth 等，居如意館，專司繪畫。高士奇蓬山密記述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三月二十一日至暢春苑觀劇處，「高台宏麗，四周皆樓，設玻璃窗。上示指壁間西洋畫。」四月十八日帝又對士奇言：「西洋人寫像得顧虎頭神妙。因云有二貴嬪像，寫得逼真，爾年老久在供奉，看亦無妨。先出一幅，云此漢人也；次出一幅，云此滿人也。」十九日，賜士奇西洋畫三幅。可見康熙時已有西士為宮中嬪妃畫像，而西洋畫傳入宮中者，為數亦必不少。

（五）紅樓夢人物與外國人之關係

一部紅樓夢中，所有人物不為不多，品類至繁，外國貨物亦充斥書中，獨外國人則從未出現，如有，則亦惟寶玉口中之俄羅斯裁縫，寶琴口中之真真國女孩而已。俄國裁縫，寶玉明言無處可求，而真真國則又因真無其國，故強名之曰真真。是以澈底言之，紅樓夢中實無外國人也。惟第十六回，鳳姐說：「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指接駕）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等國演習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可知王氏祖先必有及見外人者。但上述四省，惟滇省為暹羅及安南進貢路線，餘三省皆為西洋人朝貢必經口岸。吾人讀上節論外國物品之來歷，知當時外國

賈之來源不外三途：一爲外國使臣進貢，一爲外國教士送呈；以理度之，紅樓夢撰人應與外國人有接觸，但紅樓夢之外國地理知識既異常膚淺，而書中亦並無外國角色。胡適之先生考曹雪芹家世，以爲與紅樓夢最有關係者應爲雪芹之祖曹寅，寅字子清，號棟亭，正白旗漢軍。能詩，藏書甚富，又嘗刻古本二十餘種，曾任蘇州織造十年，江寧織造十一年，同時並兼任四次兩淮巡鹽御史。寅任江寧織造時，適值康熙帝最後四次（第三次至第六次）南巡，卽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及四十六年（一七〇七），皆以織造署爲行宮，寅遂有四次接駕之機會，紅樓夢第十六回曾由鳳姐與趙媽媽提及此事。按康熙南巡，凡有外國教士之處，教士皆趨謁聖駕，獻呈物品，但此兩次則不見有外國教士在南京接駕之記載。南京教士之接駕，可考而知者，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及三十八年（一六八九）兩次。二十三年接駕者爲法教士汪儒望（Volsz）與教士畢嘉（Bisseg）。帝並索閱耶穌像，畢嘉乃進呈十字架，上有耶穌被釘像，帝注視良久，仍還畢嘉。（見費賴之原書二八二及三一七頁）正教奉褒第二冊八十二頁記述尤詳。二十八年陰曆二月二十五日畢嘉與洪若在上方橋冒雨跪迎，二十六日晨，二人赴行宮（卽織造局）請安；二十七日晨，帝賜白金；亭午，二人赴行宮謝恩，並獻方物十二種，蒙收半數。帝又要求氣溫表二具，並詢問晚間可見老人星否。二十八日晨二人再趨詣行宮，以前晚測驗所得之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數，繕具實冊，進呈御覽。三月二日，帝

隨行賜二敕士蒙古珍饌三盤，並傳旨不必往行宮謝恩，即在天主臺前謝恩可也。初五日，二人趕抵揚州灣頭送駕，帝命畢嘉船傍御艦而行，並賜御饌四色。（摘錄正教奉褒第二冊九五至九八頁）耶穌會士通訊集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T. IX, p. 439 亦記曰：康熙帝人通濟門，畢嘉與洪若跪迎於秦淮河上方橋上，（在高橋門與夾岡門之間）。帝騎馬，侍衛騎隊凡二三千，儀仗甚盛，所費不貲。以織造局爲行宮。洪若記曰：帝居南京時，常晝日往行宮，帝亦日遣一二侍臣來堂，並派人問南京可見老人星否。答以入晚即現，帝乃於某晚特至觀星臺測望。按康熙間老人星事，王氏東華錄亦有記述，而康熙以織造局爲行宮一事，乃得外文材料爲參證，亦至可喜也。顧頤剛先生謂「康熙南巡，除第一次（按即康熙二十三年）到南京駐蹕將軍署外，餘五次均把織造署當行宮。」今據當時躬逢其盛之西教士紀載，則第一次南巡，康熙亦以織造署爲行宮也。余近於友人夏樸山先生處，得見道光本張穆編閩潛丘先生譜（八十五頁附註）知曹寅之父名璽，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與顧頤剛氏在江南通志中查得曹璽自康熙二年即任江寧織造官不合）則汪儒望、畢嘉、洪若等在南京接駕，正曹完璧任江寧織造時也；畢嘉與洪若既屢往行宮（織造局），曹完璧豈有不見西洋人之理？惟是時遠在雪芹刪改紅樓夢之前六七十年，雪芹記曾祖之事，宜乎其不詳也。如以曹雪芹爲賈寶玉，則曹璽當爲賈政，曹寅爲賈代善，而曹璽正爲榮國公矣。（按閩潛丘先生年譜，尙有關於曹寅材料，今從略）

然曹寅四次接駕時，南京雖無西教士躬與其盛，但修士羅德先既隨康熙作十次巡行，而修士安泰亦在最後數次巡行時同行，曹寅至少當能與此二西人晤見也。

又按道光前，宮中修理鐘表者，概由歐洲司鐸或修士任之。最早者可推及明末之湯若望，最後者或即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去世之法國巴黎祿；汪達洪又謂國內之王公鉅卿，當時請西人爲彼等修理鐘表，（皆見第四節）然則榮寧二府鐘表之修理，亦不能不借手於當時之西洋教士矣。曹雪芹生時，家道已中落，或不能及見西人，况康熙最後一次南巡時，雪芹（寶玉）未生，故鳳姐亦自悔不早生二三十年，目觀盛典也。但自曹頌（賈政）以上，固應與西士有往還也。

（六）結論

一、此書一部份內容雖爲曹雪芹之自傳，然其間實雜有清初宮廷暨達官貴人之男女情史。此說固早有人言及，但觀書中外國物產之記載，乃益可徵信。

二、寶玉雖爲雪芹之寫照，但亦不以雪芹一人爲限，自陳援庵先生證其續脂確有出家之念及落髮之事後，可知寶玉爲順治化身之說，亦非無因。而寶玉對於信用曲藥之態度，則復與康熙帝極相彷彿；寶玉房內之自行解，似亦非康熙帝不能有。

三、書中一部份老年人物必曾與西人有交往，但曹雪芹既不及見西人，書中亦無外國角色，對外國地理知識，又極模糊，然其祖曹寅，曾與曹頌則俱有晤見西人之機會，故

雲材料必得自雪芹先人，由雪芹刪改而成，而雪芹在書首，對此點亦言之。

四、書中之西洋物品，皆非出於虛構者，物品之來源雖非一途，但來自西洋教士者必佔多數。蓋貢使寥寥可數，而又稍留即返，不若教士之常居中國，並有在「內廷行走」者，且教士絡繹而來，故西洋物品之傳入宮中及顯宦之手，亦源源不絕也。

五、與書中歷史事實有關者，曹璽亦為主要人物，不應僅重曹寅也。

（附識）關於外國貢物之史料，不能盡述，本文所引，僅以與紅樓夢中外國物品有關，及近年在國外新發現之一部份罕見史料為限。粵海關志記清代各國貢品甚詳，本文亦不盡引。

（附錄）

1. 順治出家問題（見陳垣撰「湯若望與木陳忞」第二章第三節，載輔仁學誌第七卷第一第二合期）

順治出家之說，不盡無稽，不過出家未遂而已，順治之知有佛法，自慈璞聰始。慈璞聰者百歲元嗣，費隱客孫，容與木陳俱密雲悟嗣。密雲曾著辨天說，費隱曾著原道闢邪說，皆闡天主教，淵源所自，木陳與慈璞固與天主教夙不相容者也。

順治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啟璞召對萬善殿。上問從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傳，目對萬機，不得間暇。如今好學佛法，從誰而傳。對云，皇上卽是金輪王轉世，夙植大

善根，大智慧，天然種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學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其說甚諛，爲帝所喜。又能結納太監，有自作詩爲證，已見前篇。木陳重修城南海會寺記云，海會寺創於嘉靖乙未，至順治丙申，歲久寺頽。都人士謀欲鼎新，乃請今憨璞聰公住持是刹，禪衆川趨，宗風大振。丁酉上狩南苑，因幸寺，延謁聰，復召入禁庭，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明覺師號。日昨上謂恣曰，朕初雖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門耆舊。知有宗門耆舊，則自憨璞始。憨璞固大有造於祖庭者也。

自是而後，玉林琇、茆溪森、木陳忞、玄杲先後至京，有三世奏對錄。三世者，琇爲一世，森二世，聰三世也。北遊集載上一日語師，朕再與人同睡不得，凡臨睡時，一切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著，若聞有一些氣息，則通夕爲之不寐矣。師曰，皇上夙世爲僧，蓋習氣不怠耳。上曰，朕想前身的確是僧，今每常到寺，見僧家明牕淨几，輒低回不能去。又言財寶妻孥，人生最貪戀擺撲不下底。朕於財寶固然不在意中，卽妻孥亦風雲聚散，沒甚關情。若非皇太后一人罷念，便可隨和尚出家去。師曰，髮染衣，乃聲聞緣起華嚴等機。大乘菩薩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竺人王神王及諸宰輔，保持國土，護衛生民。不厭拖泥帶水，行詣大悲失願之行。如祇園清淨無爲，自私自利，雖他處修行，也與不得諸佛田地。卽今皇上不現身帝王，則此番召請耆年，光揚法化，誠行此事。故出家修行，願我皇萬勿萌此念頭。上以爲然。

此順治想出家之最初見於記載者也。時在順治十七年春夏之間，董妃薨方纔，何以忽萌此念。或疑其體力不支，故爲此消極之計，亦頗有見。北遊集載上一日語師，老和尚許朕三十歲來爲說壽，壽或可待。報恩和尚來祝四十，朕決候他不得矣。師曰，皇上萬壽千歲，何出此言。上頗煩悶，老和尚相朕面孔略一看，揣懷曰，此骨已現如柴，似此病軀，如何換得長久。師曰，皇上勞心太甚，寧置諸絲，以早睡安神爲妙。上曰，朕若早睡，則終宵反側，愈覺不安，必臨樓四望，倦極而眠，始得安枕耳。師曰，乞皇上早爲珍衛，天下庶民幸甚。

按是年順治才二十三，自以爲可支持至三十歲，則體力未爲大憊。本年八月，忽有董妃之薨，經此打擊，勢不能支矣。湯若望回憶錄云，此後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託於僧徒之手，他親手把他的頭髮削去，如果沒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時，他一定會充當了僧徒的。據湯若望所記，與續指月錄玉林禪傳所載，微有不同。然順治將髮削去，則爲事實。續指月錄云，玉林到京，聞森首座爲上淨髮，卽命衆鬚剃髮。上聞，遂許鬚髮乃止。因此，則是茹溪森爲上淨髮，非上自削之也。玉林語錄載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內西苑萬善殿，世祖就見父室，相視而笑。世祖謂師曰，朕思上古，惟釋迦迦來捨王官而成正覺，達磨亦捨國位而爲禪祖，朕欲效之何如。師曰，若以世法論，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聖母之心，下以樂萬民之衆。若以出世法論，

皇上宜永作國王帝王，外以護持諸佛正法之輪，內住一切大權菩薩所住處。上意欣然聽決。

此文最可注意者，爲相視而笑四字，蓋是時上首已禿也。雖許蓄髮，而出家之念未消，故復以爲問。玉林所答，與木陳略同，不久帝以痘崩，出家之事遂不果。故謂順治爲出家未遂則可。謂其無出家之意，無出家之事則不可。而論者猶多謂一夫一妻之制，皇帝必不能行。則試問出家易乎，一夫一妻之制易乎。既可以出家，棄妻子棄天下如敝屣，獨不可守一夫一妻之制乎。必不然矣。

2. 順治出家（見陳垣撰「語錄與順治宮廷」二，弗溪語錄二部，戊，順治出家。載輔仁學誌第八卷第一期）

順治出家，爲自來一種傳說，彼據清涼山懺佛詩等模糊影響之詞，謂順治果已出家者固非，然謂絕無其事者亦未爲的論。續指月錄玉林傳注明謂森首座爲上淨髮，湯若望回憶錄亦記董妃薨後，皇帝把頭髮削去，則順治實曾落髮。惟康熙本弗溪語錄並無此項記載，蓋此舉爲玉林所不滿，順治之髮，既已去而仍留，故弗溪門人亦諱之，惟卷三羅人琮撰塔銘，載弗溪臨終偈中，有一度字，稍透露其消息，真可謂一字千金矣。偈云，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強遭癰，七顛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惱，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國裏度天子，金鑾殿上說禪道，呵呵，總是一場好

笑。龍藏本亦附此塔銘，惟度天子作見天子，金鑾殿上作萬善殿中。見與度意義頗殊，見天子可有萬人，度天子只一人，顯爲有意改易。惜黑豆集正源略集引此偈，無此二句，亦以見天子事屬平常，故略去，而不知原本乃作度天子也。一字之微，關係史實若此，讀實能不多聚異本哉。

按陳先生第一文所根據者爲「弘覺志禪師北遊集」及楊丙辰撰「魏特著湯若望傳」；第二文（引文）所根據者爲康熙杭州圓照寺刊本「勅賜圓照茆溪森禪師語錄」。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紅樓夢新考

全一冊定價六角正

著者 方 豪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正中書局
重慶中二路三三四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版權不
所有翻印

清校者 張木蘭

77-8-2-
00 2200

7372